

林肯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生活

作者 迈克尔·伯林盖姆
翻译 盛聚林 张炳顺 朱崇坤
吕有生 金 勇 盛晓燕
校译 盛聚林 张炳顺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薛 亮 周景芳
封面设计 黄炯青
责任技编 陈 炯

©1994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hinese copyright 1998 Haitian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intermediary: Tao Media International (U. S. A)
and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P. R. China)
中文版权所有: 海天出版社
中文版权中介: 美达亚国际公司 (美国)
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 (中国)

书 名 林肯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生活

著 (编) 者 (美) 迈克尔·伯林盖姆著 盛聚林等译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址 中国深圳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排版制作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58(千)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7000 册

I S B N 7-80615-927-4/K·41

定 价 18.00 元

谨将此书献给大力支持我的苏茜；献给容忍包涵我的洛伊斯；献给不仅大力支持又容忍包涵我的劳埃德。

——迈克尔·伯林盖姆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学术专著。作者迈克尔·伯林盖姆,毕业于普林斯顿和霍普金斯大学,现为康涅狄格学院历史系教授,是研究林肯与南北战争史的著名专家。他花了近 10 年的时间,以近 30 万字的篇幅,运用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从九个方面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剖析了林肯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生活,揭示了林肯的个人生活遭遇与外部世界生活的内在的深刻联系,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林肯与人民、林肯与军队以及林肯与其父母、妻子、孩子、邻居、亲戚、朋友、同事、侍从等人关系的恢宏画卷,结构严谨,语言朴实,内容新颖,资料翔实。

本书可供一切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士阅读,其安排史料的方法,研究问题的角度,对中国学人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于对本书的评价

亚伯拉罕·林肯的极其痛苦但又不断成功的中年生活,他与一个声名狼籍的女人的不幸婚姻(这个女人经常使他难堪,有时甚至用肉体凌辱他),他与父亲的疏远,他的暴烈脾气和他对女人的厌恶,都在迈克尔·伯林盖姆这本具有争议的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是关于林肯的生理和心理研究的最好著作之一。

理查德·柯伦特 《高深莫测的林肯》作者

新颖独特而又意义重大,书中出现的林肯是一个有血有肉,易犯错误但又令人敬佩的人。

维廉姆·汉切特 《美国历史》杂志

无论你是否同意伯林盖姆的观点,他在书中的分析和描述,使人们对一个在危难时刻领导国家前进的伟人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

《图书杂志评论》

本书透过令人伤感的表面现象,深入进行的研究和清晰作出的描述,使读者对真正了解林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伯林盖姆把一个充满丰富而又复杂个性和思想的林肯展示在人们面前。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创作了这部自盖博·鲍里

特的《改革的创新的林肯与美国人梦想的经济》一书面世以来的最好的关于林肯的著作。同时,可能也是继 J·G·兰德尔之后的一本最重要的关于林肯的传记文学。

艾伦·C·格尔诺 《南北战争报刊》

一个成功……一个发现……,当今关于林肯个性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描述。

马克·诺尔 《书刊和文化杂志》

本书有着许多丰富而又生动的故事和一些对重大事件的新颖而又独特的解释,以及对一个历史阶段的了解具有帮助的回忆,而该历史阶段曾被许多公众事件的描述和社会冲突的分析给掩饰起来。

瓦尔特·约翰逊 《美国历史回顾》

目 录

序言	(1)
关于资料来源	(15)
第一章 从普通党员到政治家	(22)
第二章 “我曾经就是奴隶”	(42)
第三章 林肯和他的儿子们	(74)
第四章 关爱他人胜似亲爹	(90)
第五章 边走边忧伤	(109)
第六章 异性难以接近的怪人	(140)
第七章 暴躁冷漠的一面	(162)
第八章 “世界上最有野心的男人”	(244)
第九章 婚姻:烦恼之根炼狱之源	(273)
跋	(346)
附录 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青年讲演堂演说中的攻击 目标斯蒂芬·A·道格拉斯	(354)

序 言

关于林肯生平的通常著述中,许多问题无人问津,或者至少无人予以回答。福恩·布罗迪认为,“由于研究林肯的学者林林总总、不计其数,尚无触及的重大秘密,几乎没有了”。我认为她这样说不完全对。正如福恩·布罗迪本人所指出的,有关林肯的郁郁寡欢和婚姻生活,我们就尚未见到有能令人满意的著述。此外,史学家们和传记作家们还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全面地分析林肯为什么痛恨黑奴制、厌恶异性,为什么(有时)脾气火爆与冷漠无情,为什么要扮演人父的角色,他与自己孩子们的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抱负,以及为什么他会由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党棍转变成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家,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跟布罗迪一样,要运用心理传记文学的手段。

有一位杰出的林肯学者正确地认为从心理传记文学的角度对美国第 16 任总统所作的种种研究是“十足的灾难”。近年有些关于此类文章颇为牵强附会,竟然对心理历史领域上的问题也要说三道四。因此,某些研究林肯的权威人士对心理传记学思想不屑一顾,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加布尔·S·鲍里特(林肯文库的一位重大贡献者)在奉劝其他历史学家时

序

言

所说的，“我们不应害怕心理分析观念”。我跟另一位研究林肯的学者约翰·W·小斯塔的看法一样，那就是，“除非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林肯的性格特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否则哪怕是大体地全面理解林肯的性格特点，我们也永远别想做得到”。

本世纪20年代，艾伯特·J·贝弗里奇在为撰写林肯传作准备工作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就有关林肯时不时出现的郁郁寡欢情况向他写信道：“我不知道，您是否想起过，就有关此问题咨询一下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学者。”莫里森接着指出，“但是，以我看来，比起史学家，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者或许会是更有用的顾问”。心理学家的种种发现确实能够有助于讲明白林肯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林肯的郁郁寡欢。而关于这一方面，传统的林肯研究方法是讳莫如深的。林肯的法律搭档威廉·H·赫恩登曾经写道，“世界在全部理解林肯之前，在全部理解林肯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前，是不会罢休的”。然而，与赫恩登同时代的舒勒·科尔福克斯则在1875年告诉一位传记文学作者说，若要写关于林肯的书，就要写出“别具一格”，即写“林肯的内心世界”，因为“关于林肯的外部世界，世人已颇为知晓”。

我汲取了科尔福克斯的忠告，因此，不想再在这块已为世人深耕细作的有关林肯外部世界生活的土地上重温一遍。我的研究是专题性的，因此，将有关林肯一生的重大事件按年代顺序简单地列出来，或许是有助益的。每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林肯的年纪放置于括号中：

1809年2月12日：诞生于肯塔基州；

约1811年(2岁)：林肯的幼弟死去；

1816年12月(7岁)：林肯全家迁至印第安纳州；

1818年10月5日(9岁):林肯母亲辞世;
 1819年12月2日(10岁):林肯父亲续弦;
 1828年1月20日(18岁):林肯姐姐去世;
 1828年1月20日(18岁):首次赴新奥尔良;
 1830年3月1日(21岁):林肯举家迁往伊利诺伊州;
 1831年4月~7月8日(22岁):二次赴新奥尔良;
 1831年7月(22岁):离家,至纽萨塞勒姆独立谋生;
 1832年5月~8月(23岁):竞选州立法机构议员,未果;
 1834年8月4日(25岁):竞选成功,当选州立法机构议
 员;
 1835年8月25日(28岁):安·拉特里奇去世;
 1837年(28岁):迁往斯普林菲尔德,应聘进入律师事务
 界,签发反对黑奴制的抗议信;
 1838年7月27日(28岁):在斯普林菲尔德青年讲演堂
 发表政见演说;
 1841年1月1日(31岁):与玛丽·托德的恋爱关系破
 裂;
 1842年11月4日(33岁):与玛丽·托德结婚,并从州立
 法机构引退;
 1843年8月1日(34岁):大儿罗伯特·托德出世;
 1846年3月10日(37岁):二儿爱德华·贝克出世;
 1846年8月(37岁):当选国会议员;
 1847年~1849年(38~40岁):在国会就任;
 1849年~1854年(40岁~45岁):由政治生活半隐退;
 1850年2月1日(40岁):二儿埃迪死去;
 1850年12月21日(40岁):三儿威廉·华莱士出世;
 1851年1月15日(41岁):林肯父亲辞世;

序

言

- 1853年4月4日(44岁):四儿托马斯出世;
1854年秋(45岁):再度进入政界,发表皮奥利亚演说;
1855年2月8日(45岁):竞选美国参议员,未果;
1858年夏秋(49岁):与道格拉斯分庭抗礼,竞选参议员;
1859年1月(49岁):竞选参议员告败;
1860年11月(51岁):当选美国总统;
1861年3月(52岁):宣誓就职总统;
1862年2月(53岁):三儿威利死去;
1865年4月1日(56岁):逝世。

本书意在対通常的林肯传记作个补充,这类传记对林肯的情感生活很少触及。因为,正如一位精神病学家痛惜地指出的,“我们缺乏有关林肯内心世界生活的资料,而这对于就他的病情作出诊断是必不可少的。”史学家必须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而这项工作又为许多学者所颇伤脑筋的。我听取了一位研究林肯的权威纳撒尼尔·莱特·斯蒂芬森的忠告。他坚持认为,传记文学作者应是这样一种人:“他要通过长期而艰苦地专心研究特定人物,使自己置身于与这一人物具有独特关系的位置上。他的对这一特定人物的看法应该比其他人的看法更有份量。当然,我并不想要他就他自己无法证明的事进行说教式的阐释。但另一方面,我确实希望他,每当这一特定人物变得难以理解时,他能不失时机地给我表明他自己的看法”。我花了近10年的时间埋头钻研有关林肯的资料,因此,我希望我在本书中奉献给读者的应是有关林肯内心世界的言之有据的推测。

众多著名史学家一直认为,南北战争中林肯的个性是北方的秘密武器,是决定胜负之间的关键变量。詹姆斯·G·兰

德尔认为,“北方的任何其他领导人可否也能跟他一样,宣讲这场战争的意义,使之深入民众之心扉,使用与其意图十分吻合的语言,以其高尚的风格或巧妙的姿态来抚平个人的种种困难,避开国内的和国际上的种种复杂的不利因素,面对几乎是难以忍受的种种令人沮丧局面能够果敢地坚持战斗,在拒不对南方发泄个人怨气的同时又能保持旺盛的作战士气,我看这值得怀疑”。戴维·M·波特指出,“假如北方联邦与南部邦联间相互交换领袖,南部邦联就可能已赢得其独立,出现这一结局看来很难说不是不可能的”。詹姆斯·福特·罗兹得出结论道,“事实证明,北方的胜过一切的财富是林肯”。

林肯的领导艺术在捍卫北方联邦与废除黑奴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的个性也就值得予以最充分的分析研究。或许,林肯个性的最大威力是其没有自我中心,利己主义。根据数位史学家的看法,我也有同感,林肯在他的二三十岁时大体是一个党棍,在立法机构里他充任巧妙的机灵诡诈者,而在竞选的演讲台上他则是一位聪明的民主党贬低者,他就是以在两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才华而著称。但是,在他进入四五十岁以后,在处理北方联邦与黑奴制等问题上,他已变成了一位政治家。在这同一时期里,他在对待其对手时还是流露出他那种惯有的严酷作法,羞辱对方,取笑对方(在本书中我详细地照录了这一习惯)。但是,他克服了自我中心、利己主义,摒弃了那种廉价的党派偏见,以及在其他方面都显示出他已长足地进步了。本书第一章专门用来论述赫尔曼·贝尔兹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是林肯以一种高度建设性而又高度积极的态度度过中年危机期”。心理学家丹尼尔·J·莱文森的著述对我影响颇大,使我得以能够正确理解40岁过后不久的林肯。

为将林肯 1849 年至 1854 年间的转变正确地呈献给读者，我将本书的第七章专门用来论述林肯的冷酷无情和火暴脾气，这两种情况在林肯较为年轻时尤为明显。关于林肯的负面情况，史学家们几乎未曾涉及，但是，如果要充分理解林肯是怎样逐步成长起来的，而他身上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又是怎样树立起来的，那么林肯身上原本存在的缺陷就必须予以正视。显然，林肯在其后来的生涯里确实克服了先前那种贬低与伤害他人的不良倾向。但是，林肯从来也没有克服掉自己火暴的脾气。凡我能发现的有关林肯脾气不好的证据，我都收集起来了，因此，第七章中呈献给读者的资料确实会改变林肯在公众心目中具有无穷无尽的克制能力的这一形像。成熟后的林肯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如何经常地表现出自己火暴的脾气，而是怎样地很少暴露出自己脾气不好的特点，试想一下他要经常忍受种种挑衅，这又何等不易。我的发现是对理查德·N·克伦特之发现的补充。克伦特的论文《富有情感的人》向读者展示出，林肯并非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无可救药的多愁善感与软弱”。

林肯对待黑奴制的态度引发了种种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林肯究竟是激进派、温和派还是保守派问题上，争论更是热烈。有几位新近的史学家断言，通常将林肯描述为一位“身不由己的黑奴解放者”，而林肯的实际言论与行动却表明，他激烈反对黑奴制，其激烈程度要远比通常的描述厉害得多。承认林肯身上存在的根本的激进主义思想，又意味着另一个问题的出现：为什么他要如此猛烈地反对黑奴制呢？假如林肯出身于纽因兰，由于周围的环境而受到反黑奴制的种种观点的耳濡目染，并在那儿谋到政界官职，那么他抵制这种怪异的制度就很难使人惊异了。但是，他出生于肯塔基州，长大于鄢

视黑人的印第安纳州南部环境中，而后在伊利诺伊州中部成为一名实用主义政客，急于捞取荣誉和名利。而在这种地方，据认为，强烈反黑奴制观点无论对捞取荣誉还是攫取名利都无甚帮助。此外，他还娶一位肯塔基州的著名的黑奴拥有者的女儿为妻。从情理上讲，个人的私利也不可能驱使林肯加入反对黑奴制的阵营。

若要懂得林肯为什么痛恨黑奴制，你就必须透过自我意识的表面，深入探索奴隶制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我坚信，文献中详细记载的林肯疏远他父亲一事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林肯后来要反对黑奴制，这是构成他的思想意识的核心。因为林肯的父亲对待他就像对待一个黑奴一样，所以，林肯强烈地站在黑奴们一边，而且感到迫切需要使黑奴获得自由。

充分认识林肯的婚姻生活不但有助于弄清楚林肯的内心世界，而且有助于弄清林肯总统领导艺术的方方面面。我认为，如果林肯内心世界的生活是不幸的，那么有几个问题就要随之而来了。为什么他要跟与己如此不同的人结婚？女方在林肯身上见到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俩如此之不幸福？我在第九章中提出，林肯与托德的结合是某种心理戏剧的结合，在这一幕戏中，玛丽·托德将其埋藏在心底的对其父亲的愤懑发泄到林肯身上，而且，亚伯拉罕与玛丽双方的母亲都早逝，其所带来的创伤是如此之大，因而，他们夫妻俩之间势所必然地会出现严重的婚姻生活问题。我还在该章当中提出，林肯夫妇在心理学的类型上和本来的性格类型上完全是两个极端，恰恰相反。

虽然世人对玛丽·林肯的行为举止或许颇为遗憾，但是，（我以为）她与其说应受到指责，不如说应更加受到同情。因为，不管怎么讲，母亲去世时，玛丽只有6岁，这不是她所想要

的。她父亲在感情上抛弃了她，而且跟一个不爱他前妻所生孩子的女人结婚，这也不是她所希望的。她也没有要求夫君必须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唯她马首是瞻；他们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在童年时死去，这更不是她想要的。1867年，已孀居的玛丽·林肯哀恸道：“生活中已经没有我的‘一切’——我敬爱的丈夫，为什么还要寻求什么栖身之所。椅子犹在，但人已去，物是人非事事休，我的心情不可能平静下来，我的心扉无人可占据，天啊！”对此，很难不让人潸然泪下。出生于这样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一个压抑她雄心壮志的社会，一个不能给她充分展示才华的社会，这又不是她所希冀的。因此，考虑到降临到她头上的种种艰难困苦，有关玛丽·托德·林肯之令人惊异的东西，我认为，不是她的举止极坏，而是她只能表现得跟她所表现的那样。

我同意威廉·赫恩登的看法。他认为，即使玛丽·林肯“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但是如果“地狱没有几乎使她灭顶的话，她还是可以把社会引向某一个地方”，因为“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一个机智的女人，一个冲劲十足的女人，一个令人愉悦的女人，也是一位很有身份的女人”。赫恩登补充说，“我历来同情林肯夫人，请记住有其果必有其因。林肯夫人并非是一只母老虎——并非是一个无理的凶狠斗士”。我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林肯动不动就发怒，性格内向，情感上又受到压抑，这也远非是一位理想的丈夫所应有的表现。

我也跟约翰·A·洛根夫人有同感，她很赞赏玛丽·林肯的受教育程度和她的“聪明才智”。与此同时，我也跟洛根夫人一样，对这位第一夫人的“个人虚荣心”及其“极度暴躁的脾气”深感遗憾。洛根夫人痛心而又准确地得出结论道，“崇高的灵魂，献身的意愿，广泛而深入的同情他人，自我牺牲的

不懈努力——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在这位白宫第一夫人的性格当中都是难以寻觅到的”。另一位曾在南北战争期间注意过玛丽·林肯的女士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指玛丽·林肯）既不可能有崇高的灵魂，也不可能脱离自我的冲动。她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也没有过脱离她本身而升华的迹像。”斯普林菲尔德有一位贵妇人说得更直截了当：她说道，玛丽·林肯，是“一位十足的悍妇”。威廉·霍华德·拉塞尔对玛丽·林肯的行为举止十分惊讶。他在自己的日记当中这样写道：“林肯夫人的吝啬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此，我也有同感。

归根结蒂，我对林肯夫妇的感情是不偏不倚的。传记作者不应该只是对他们的写作对象说三道四，而是应该先是加以叙述，尔后加以分析研究，使之为人所理解；这就是我在关于他们的婚姻生活那章当中所试图要做的，而且在这整部书中，我也是努力这样做的。正如列奥波尔德·冯·兰克所说的，“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完全按实际所发生的来叙述历史”。或者说，正如当代学者——对主观世界的问题比兰克更明了——可能会指出的，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按“现实可能所发生的来讲述历史”。在讲述林肯夫妇的婚姻生活当中，我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累积的分量使得那种“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尤为风风雨雨的”看法不攻自破。在南北战争期间，精于妇女主题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们曾经为玛丽·林肯辩护。正如瑟洛·威德在1867年所解释的那样，“倘若没有政治对手一方慷慨的宽恕，国会当中就会有第一夫人的使人难以启齿的披露”。在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家讲述客观事实要自由得多，不必对那种看来不入时的内容畏首畏脚。

有意也罢，无意也罢，玛丽·林肯都在塑造她丈夫的性格

和左右她丈夫的政治生涯。假如林肯本来就已经发现她是一个较有同情心的人，他也许不会献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政治，因而或许不可能坐上美国总统的宝座。正如乔治·肖伯纳《伤心之家》中肖特奥弗上尉所指出的，“有所作为的男人是谁？是悍妇之夫，是酒鬼之夫，是别人眼中钉、肉中刺的男人”。林肯从他多年婚姻上的不幸福当中，培养出一种巧与难以打交道的人周旋的本领，这种本领在南北战争期间给他带来极大的裨益。假如不是玛丽·托德不断地给他的政治抱负之炉增薪添柴，因为她迫切地希望成为第一夫人，那么林肯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坐上美国政府的第一把交椅。

然而，玛丽·林肯的唆使并不能树立林肯的远大抱负。自他年轻的时候起，林肯就显示出急切的希望要脱离他卑微的背景，对这一背景他似乎感到难以启齿。他这一抱负的根源何在？为什么他要这样竭尽全力地攫取政治地位和得到社会的公认？哈罗德·D·拉斯威尔坚持认为政治抱负来源于自尊心被伤害。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在第八章当中想方设法地要弄清林肯的内心创伤，而这种创伤需要政治成功来抚平。

林肯与玛丽·托德的结合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林肯与异性的通常关系问题。为什么在女性面前他表现出如此窘态，如此的惴惴不安？为什么他不喜欢女性？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可以找到的，是可以在他与自己母亲的关系上找到的。他还是9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对女性的态度，使他对整个女性不相信。我赞同查尔斯·B·斯特鲁齐尔的观点，即林肯母亲的去世是“林肯童年生活中的转折点”。但是，我不同意斯特鲁齐尔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林肯因认为“自己早先的为世人所不允许的异性要